

李飛文集

顧毓琇題



自序

写自传或回忆录，出自孩子们的要求。2004年在加拿大和女儿学海、儿子学杰接触较多，他们就亲口向我提出来。2007年，学海回国，共同去了长江三峡及贵州。回家以后，她与珮珠还找我口述我的出身家庭情况及童年青年时期的情况，录了三十多个录音带，都带回美国了。大约是从那年开始，我才着手写了一个提纲，准备开始写回忆录。这年写得较多，写完了第一、第二、第三部份，约完成了近十万字的写作。不知为什么，突然停止下来了，卧病是一个原因，直到今年才把后面的五部份写完。后面五部份总共只有六万多字，说明已写的比较粗略了，后面五部份大约花了我二个月的时间，每周减少了一次打桥牌。

人生如梦，写完这本回忆录，也好像是黄粱一梦。我的一生，本来就是一帆风顺的，只有解放前有一年牢狱之灾。可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大革命，却耗尽了我最后十多年的宝贵生命。被打成了叛徒、特务、地主分子、反革命分子和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受尽了一切折磨和苦难。严重到昏死过去，尿血，头肿大，两天不能动弹。虽然终于官复原职，还在科研设计单位及高校有所作为，但是终于疾病缠身，败下阵来，如此而已。

如果说这本回忆录也可看做一本小说，那这本小说的主人公可能在某些方面，如在牢狱斗争中，在“五·二〇”运动中，在科技工作中，在诗词文章的某些写作中是英雄或才子。但总体来说，还是知识份子这一阶层中的一个弱者。在情感纠葛中也是一个弱者，更谈不上英雄。

终于写成这本回忆录问世，主要作用在于满足了几女们的

要求，为李氏家族留下了一个人生轨迹。是为序。

八九老翁李飞
2009年9月于上海

李飞文集(自传)

自序

第一章：童年时代

家庭出身·····	1
小学生活·····	26
婚姻及其它·····	39

第二章：青年时代

青年时代的中学生活·····	55
青年时代的大学生活·····	88

第三章：监狱生活

被捕·····	155
判刑·····	169
坐牢·····	174
出狱·····	183

第四章：解放后的科技生涯与家庭生活

从地下学联到地上学联·····	189
特派去永利宁厂·····	198
支援新厂—吉林·····	206
科研工作·····	207
从吉林到天津·····	214
我的家庭生活·····	217

第五章：文化大革命

逍遥派与抓合成橡胶·····	224
抓“叛徒”与派系斗争·····	227
“五七”干校九年·····	228

第六章：官复原职

化工部千人百日大检查·····	231
设计乎？科研乎？只好安心干设计·····	232
我在化工一院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233

第七章：登上讲坛

调去当老师、党委书记·····	237
在与疾病作斗争中败下阵来·····	242
疗养一年·····	243
决心当老师·····	245
七十挂冠，古有明训·····	247
为化工部处级干部开培训班·····	248

第八章：老年时代

离职休养·····	250
校友会与师友·····	251
以诗书自娱·····	257
旅游与老有所为·····	262
应子女们要求写自传·····	268

第一章 童年时代

家庭出身

我出生在一个旧官僚地主家庭。所谓旧官僚是指清朝时代，我家祖先做过大官。到民国时代，家庭已经破落了，没有做官的了。由于我出生在民国十年，即1921年，故这时的家庭，应称之为破落的旧官僚地主家庭，还是比较合适的。

我出生的地点，当时叫做湖南省湘乡县，三十六都灌溪，双塘冲，和合树。三十六都是一个地方建制，即相当于一个乡。下面的灌溪，双塘冲，和合树都是大地名下的小地名。具体出生的房屋叫做“菊花别墅”。那时我的高祖父李浴溪公这一房百十口人住在两栋大房子内，一栋叫菊花庄，一栋叫菊花别墅，是上下连接的两栋大房子，每栋有百十来间或几十间厅堂居室。在这个几百亩山地的小地方——和合树，以矗立着几大栋青砖灰瓦的大建筑，即养春山庄、兼善堂、菊花庄和菊花别墅而闻名遐迩。

菊花别墅、菊花庄，一直是我童年以及青少年居住学习的地方，自然环境十分隐蔽幽静。祖先以菊花命名自己居住的房屋，大概是从宋代周敦颐说的“菊花之隐逸者也”及更古的大隐士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来的，表示隐居的意思。事实上，我的曾祖父李庭璋，及他的弟弟李薰吾从戎马生涯退下后，就一直在此地过着乡居生活。除了祖父李次华公曾因中了举人而被任命为浙江绍兴县知县（知府？）数年而外，这个家族中就没有再做过官的了。民国时代最大的当官的就是从堂叔父李进钦，他也不过是宋希濂部下一个旅长而已。宋起义以后，他也回到了菊花庄从事耕田种地，自食其力的生

活。

我出生的菊花别墅是菊花庄下首的一片樟树林小山岗下建造的另一栋大房子。傍山而建，用高达三、四米的围墙围住。两扇大门旁边一对大石狮子，进门的右首就是原来警卫人员住的一栋两层楼的房子，约有包括厨房厕所在内近十间房子。我五、六岁记事以后，这里已没有警卫人员了，而是变成了祖母的佛堂及她静修的地方。她带着一个女佣在此处吃斋念佛，每十天半月我妈妈带着我去请安才能见到祖母，我很喜欢她那佛堂里的檀香味，有时我也偷偷地跑去她那里玩，口头上说是去拜佛，实际上是去佛堂里休息，闻闻檀香味，有时就在那里睡觉了，还得叫妈妈或姐姐们把我抱回去。反正我对那地方是印象颇深的。

别墅中间是一个高大的厅堂，主厅相当于现在的三四层楼高，都是用很粗大的杉木柱支撑起来的。木柱子上都有雕刻或图画，像个小宫殿。两旁是高高的木雕门几扇，正堂高相当于两三层楼，上面是神龛即放天地君亲师位和历代祖先神主的地方。在其两旁，一是灶君老爷的牌位，一是财神老爷的牌位。大门上边有一块“菊花别墅”四字匾，神龛上也有一块匾，是先人祝大寿时好朋友赠送的，好像是“功在社稷”四字。连着大厅堂的是八扇门外的大天井。经过天井旁的餐厅，又连着一个厅堂，小厅堂也相当于现在两三层楼高。小厅堂两旁都有小天井，而后环绕及靠天井的就是住房十数间，房屋都是二层楼房，但二楼不住人。整个别墅左右房屋厅堂均对称，东边因有空地，故修了一个花园。别墅的后面则是种的各种果木及花木，也有不少地，已开垦成了菜园。菜园两旁则是仆人及长工的宿舍、牛圈、马圈和猪羊圈，谷仓和粮仓等分布在围墙内草坪的两旁。就记忆所及，这栋别墅的平面图概略如下（见附

图一)：这栋别墅有30多间正房，三个大厅，分别设三个天井取光，尤其是进大门的草坪、大门前的大草坪与石台阶及左边的小山包不远的两口天然泉水，非常气概。风景十分秀丽。屋子后面有菜园子和果树，桂花树等。母亲常带我和女仆去菜园子摘菜，姐姐哥哥们常和我去采果子吃。其中以枇杷树最为茂盛，大而且甜。到了秋天，桂花怒放，满园皆香，取几枝用瓶供养在室内，满室亦香，令人陶醉，至今难忘。名为菊花别墅，菊花亦多，传说东花园中曾采集天下名种，达数十种之多。但在我懂事时，看到的只有黄菊、白菊、茶菊花等十来个品种。已随家庭衰落，菊花品种也就少了。菊花庄的布置和菊花别墅差不多，但更大些（见附图二）。

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叫和合树，可大家都叫驼背树。老人们都说，咸丰年间，在这地方的入口处有两棵大樟树，成驼背状，枝叶交岔，形成一个拱门，故取名为和合树。自从庭璋公、薰吾公辞官归来后就居住于此地。原来其父浴溪公是住在双塘村的，儿子们当了官，就买了这块山地兴建了这两座庄园。家中雇了数十名长工，从事耕种。在家管事的是老五煦垣公，庭璋公是老大，薰吾公是老六，老三老四石仙公和尔昕公均追随曾国藩的湘军，南征北战，主要是与太平天国为敌。同一天与罗忠节公即罗泽南，战死于湖北崇阳。他们都是罗忠节公的学生。浴溪公悲痛之余，又坚决叫大儿庭璋，六儿薰吾参加湘军。直至太平天国灭亡以后，又当了多少年的军官，才退下来。可是，由于他们有曾文正公左文襄公作后台，虽隐居，仍很有权势。当时盖了两栋大宅，还买了不少田地。因得罪了地方官，被参奏了一本，说我李家“田买三县，屋立四门，奴役百姓，称霸一方”等等罪名。一位府台奉旨来当地勘察，当这位大官坐着八人大轿，经过这两棵驼背树门时，轿子过不

去，于是乃命部下将这两棵大树砍倒了。所以，我出生之后，已看不到这一对和合树了。据说，这位大官也是曾、左的人，经实地勘察以后，发现“田买三县”，只是因买了坟山而随带买了几亩看坟、守坟的土地，并非把三个县的田地都买了，只是祖坟地散布到三个县即邵阳、湘乡、衡山而已。所谓“屋立四门，俨若皇城”，亦太夸张。菊花庄、菊花别墅均只有一个正门即南门，其余北、东、西虽有门，但都是角门，后通向后山耕种之田地与茶桑及菜园之用，也是牛羊出入之门，不能都从南门绕过去，太费事。因此，此事就不了了之，原有之官衔及世袭官职仍保留不变。

菊花庄是在菊花别墅西上方约半华里之处，但二宅的后菜园则相连在一起。从菊花别墅去菊花庄要经过樟树林，俗名樟树蒂园。这处的樟树严禁砍伐，大的有一米五左右的直径，小的也有一个人合围还围不了那么大。园上面是一平脊地，是戴姓的坟山。但这时戴姓后裔已不多，石碑已荒废了，有的斜卧或倒下了也无人管。老仆人们说，坟均已迁走，此地全卖给我李家了。此地是孩子们互相捉迷藏，戏打群架的场所。因树大叶茂，林深园广所以也是村夫村女、男女仆人幽会之处。一到夜里，这里就伸手不见五指，特别黑暗，故小孩子和少女过园，都得有大人打着灯笼护送。相传这里一棵最大的樟树枝桠，曾有冤枉者在此自缢身亡，但阴魂不散，常常披毛散发，伸出舌头，向行人大呼“还我命来”，故我们童年每逢黑夜均不敢独自一人过园。

菊花庄几乎建在半山腰里，草坪下面用石头砌成石坡，高达4-5米，却无栏杆，只有一石条高出横放边上，种有小树，上面挂有警戒木牌，仍听说有人畜跌伤的。东边是樟树林，西边则是云佳寨，高达数百米。这云佳寨，相传是重九登高避瘟

疫之处，也是敌人入侵时老百姓避难之所，我小时候曾随大家登过一次高，但只到三分之二处，无路可行，林深树密，怕藏有虎豹而不敢去了。小时候，晚上能闻到獐叫鹿喊，虎啸狼嚎，村里一年内总有人家牲畜被虎豹叼走或被村民敲锣打鼓鸣枪惊走的事传出。这云佳寨是衡山脉支脉龙山山脉的山麓边耸起的一座山峰，它正在菊花庄的西边，中间只隔着一个龙神冲，故到下午黄昏时，庄子里就见不到太阳了，完全被云佳寨挡住了太阳，所以此时相对来说还比较凉快的，白天是非常热的。这里的夏天，人们都赤着上身穿短裤，铺竹席子在外边乘凉。正午，连狗也伸出舌头喘气，很热。但早晨还凉爽。一下雨则非常凉爽。这里雨水多，经常下大雨甚至暴雨，有时引发山洪暴发，形成泥石流，冲击山沟里的农舍，非常可怕。相传这是小蛇在山洞千年修炼成龙，得借大暴雨乘流去海，故掀起大山洪。人们信佛的相当普遍，一遇到这种大灾害，都感到无能为力，只好口念“阿弥陀佛”，听天由命了。记得年幼时曾经过一次这样的大灾害，整个千鸡冲，即菊花庄正对面的一个山沟山洪暴发，所有冲里的农舍园子农田均凌为一片泥石流。走的不快又无人帮助的老头老太，就都葬身泥石流，那次死者上十人，有老头老太也有小孩。

整个和合树最东边是一条上两公里的山冲，山冲的出口有一条小街，约有七八家小铺店，叫戴家铺。有杂货店，卖肉店，打伙店即过往客人打伙（吃饭）和住宿的小店。还有蔑竹编制店，有几个蔑匠在编制箩筐、竹篓、竹家具、竹簸箕等。所谓冲就是两山之间一条小道，一般还并行一条小溪。和合树的大路都是石板路，前面说的那两棵被官员砍掉的大树即和合树，就在这冲的中间地段。这条冲叫戴家冲，大路两旁也有一些小冲，住着少数贫苦人家，大都以种田种菜为生，过着自给

自足的生活。只有一家锯木匠铺子，是姓戴的两兄弟开的，用手拉锯木的方法替人家将木料锯开成板材或做家具的大小方木等，收取一定的工本费。这两兄弟个子均特别高大，估计有1.8米以上高度，长的煞是魁梧，是当地有名的两位大力士，肩能挑200斤以上的谷子，手能举几百斤的石狮子。要是现在，可能成为举重选手或拳击选手，我想这力气就是长年累月锯木伐木和扛木材锻炼出来的。当然，天生的个子高、手脚粗是他俩的优越条件。我们老家有重武艺的传统习惯，每到过春节耍龙灯耍狮子时，都有个人或群体的武术表演，这两兄弟才能大显身手，从而为像我这样的文弱书生所羡慕。当地也有拳脚教师，农余之暇的各季就招收本地的少年青年一起练武，一般只收一斗谷子即教一个冬天。我也曾经去学过一期，主要是学会如何练基本功，如何坐庄运气，也学了诸如少林拳等起码的拳脚功夫，着重实际拳击中如何观察对方拳击方向与目标，从而采取借力打力以卸去或解去对方的拳脚并乘机进行反击的方法。对健身强体也很有作用，这一期拳脚教习对我的一生均有很大的影响与好处。

从戴家冲沿小溪往西走出那条狭仄的石板路，就到了菊花别墅的东侧。首先呈现在左下方的是两口喷涌而出的泉水，这就是补充溪水的源头。再左边是造纸厂，所谓造纸厂是用古老的方法将竹枝用石灰浸泡数月，使其变成纤维素，然后人力剁碎，成为纸浆，再多次过滤、漂白，将纸浆沥出晒干，即成为草纸。这种粗糙的纸张——草纸的用处不大，一般用于清明节，七月十五日（农历）鬼节及平常冥诞、节日敬神用的纸钱，也可作农村的小杂货店的包装材料。如包粗盐、红糖、炮竹等。老百姓也用作手纸。这造纸厂不经常开工，只是到了农闲时才有人去干活，算是农民的副业，也能赚点零花钱。再往前走，

左边就是千鸡冲，这千鸡冲也可能是千级冲之误。因冲上升速度很快，山坡梯度很高，人往上爬，估计要走一千级才能爬到顶，故叫千级冲。但当地人叫千鸡冲，而不叫千级冲。冲中间有一块平地，住着戴文伯与庄伯两兄弟，这位戴文伯，我们都叫他文伯叔叔，但他的弟弟年纪小得多，比我只大5-6岁，而且一同念过私塾，故都直接叫他名字。据说，他家曾经是我们家老几辈的亲戚，我弄不清楚是什么关系。我年幼时，记得这两兄弟都给我家挑过水，也常给我家帮零工。所谓挑过水，就是像我家那样的情况，每天要用几担水（100斤为一担），而自己家又无人无力去挑，故只好请邻居有力气干活的人承担这一任务，每年给他五担左右的谷子（即稻子）作为代价。所谓帮零工就是自己也种了2-3亩地，还种了几方菜园子，有些活自己干，但多数重活自己家人和女仆人干不了的就请人帮忙，干一天付一天的费用，约相当于2-3升米/一天，并负责一天的伙食。记得这千鸡冲半山里就住着他们一户人家。那年暴雨成灾，发生泥石流时，他家住在了两山的另一侧，幸喜没有波及他家，住在山下面的却都波及了，有的还很惨。大家都说他兄弟老实，运气好，故小蛇没有打搅他们家。

再往前走，地势渐渐宽阔，约300米左右就是和合树的大肚子处，叫杜家湾。这里住着姓杜的几百户人家。杜家湾的人大多很穷，只有十来户好些的，相当于中农水平，自己有1-2亩地，也还做点别的营生，以增加收入。如打猎养鱼、养猪放羊等。现在还记得名字的如杜祥树就是这样的户主。从杜家湾再往前走500米左右就到了大塘铺。这处栏冲筑起了一道石砌的大坝，成了一口大塘，这塘有十亩地大的水面。塘中央水深处可达2.5-3米，也是当地人的天然游泳池。它灌溉着农田，造福当地农民和地主，是和合树宝

贵的一口大塘。塘内养鱼，采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用入股计算成果，到冬秋将大鱼全部捞出按股份的办法分鱼，倒也公允。小鱼（半斤以下的）则仍放回塘中，以便明年再捕捞。大塘旁有七、八间店铺，如卖肉店、打伙店、杂货店，甚至还有一家住户兼营旅店。至于竹货店、卖菜店、干货店等应有尽有。杂货店店面较宽，还可以在那里打麻将。本地的地主子弟或绅士们、新发户等都爱打麻将，除了在家里打麻将，推牌九甚至赌博而外，这里也常为他们所钟爱。据我所知，这店里的老板卖一种很好的米酒（自己酿制的），又自己能烧几样好菜，如红烧鳝片、清炖鲢鱼头、蒸腊肉、梅干菜烧肉等都是。价钱还算公道，在他这里打牌抽头也不算多，因此这里就成了一个小小的俱乐部，打一场麻将，输赢也不过3-5块大洋，而乐得饱餐一顿，也算是一种享受。大塘铺的左边有一所大房子，叫“兼善堂”，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之义。也是我们李家一户前清做官的住宅。右边也叫石坑上，是一座青砖黑瓦盖的房子，这两所住宅都有几十间房子。相传都是在曾国藩曾国荃兄弟或左宗棠的湘军服役，带兵打仗的。官封游击将军等职，都已衰落了。兼善堂更是凄凉不堪，连高大的房屋漏了或木架损坏了，都无力修复，所以他们的大厅堂中已无法遮雨。每逢大雨时，大厅堂就成了一片泥泞地，令人可叹。我父亲课私塾时就租的兼善堂的几间空房子。我父亲和我都住在那里，请一个小工帮助做饭，或去家里将菜做好，搬来吃。再往前走就是养春山庄，也是我们李家前清当大官的一所隐居住宅，不比菊花别墅小。像李普、李蓬茵、李刚三姐妹兄弟都是在这里生长的。以后还要详细叙述，这里暂从略了。

再往前走，经过一段山地约一公里，就是双塘村了。这是

我们菊花庄人的老家，我们祖先是从那里发迹以后才搬出来的。菊花庄的开先祖是浴溪公，他的故居就在双塘边上，这里有像大塘铺那样的两口十数亩大的大塘。双塘村的居民就是靠这两口大塘来养活一村人的。也是双塘村这地名的由来。

和合树正南面有一条较平坦的路，可通到李氏家族聚居的地方——田心街。那里有一处李氏祖先的公墓。李浴溪公就葬在那里，小地名叫温江井，那坟山下面有几口很大的出温水的泉水井，灌溉着田心街的农田。田心街是比和合树大十倍以上的一处较平坦的地方。有许多村庄，也有许多池塘、山岗、佛寺、祠堂和庙宇。据说现在已通了汽车路。和合树的西南面有一条通向大市镇杨家滩的石板路，否则去杨家滩得通过一个云佳寨山麓的坳，叫桃子坳。石阶级何止千级，经过这个山坳光爬山就得一小时。我小时候，往山塘上小学，每周回家都得爬这个坳，六岁的孩子，爬这一山坳实在是费尽吃奶之力的。此外，和合树的四周都是高山，西北角也有一条路通向桥头。即经龙神冲，过龙神庙长达一小时的山地土路，才能走到山下。这里是去富田桥的必经之路，也经桥头有路通向山塘和杨家滩。东北面经千鸡冲，爬过一座很峭的山岗可到灌溪。灌溪原是三十六都办公所在地，后来就是乡政府所在地。那里姓肖的居多数，故也称灌溪肖家。也是一处如田心街一样平坦之地，现在仍是乡政府所在地。那里店铺较多，比和合树繁华些。

以上就是我的老家和合树的地理环境及人口居民村庄的情况。当然现在可能变化很大了，据说石板路已改成沙石路，很快将通汽车。

最后还想补充说明一下我三岁以后直至1943年去重庆上学以前所居住的那栋房子——菊花庄的一些情况及上下两宅的居住人口分布情况。

前面菊花别墅已作了介绍。这两栋房子住着浴溪公的五个儿子共五房的子孙后代。菊花庄的东边以左大厅为界东西侧，住的是石仙公的后代。石仙公战死湖北崇阳以后，消息传至和合树，石仙公之妻朱氏闻讯不胜悲痛，痛不欲生，竟于当天夜晚自缢身亡。其两女一个十四，另一个十五岁于第二天得知母亲自杀，亦于当晚自缢而亡。此事上报朝廷后，皇帝批示应立牌坊，以旌烈孝，敕封朱氏为烈女，其两女为孝女。立两块高5-6米的石碑坊于过去和合树（驼背大树）之处，至今犹存。故浴溪公决定以其五子煦垣公之子尧廷过继石仙公，并继承其云骑尉之世袭称号。尧廷公有二子一女，长子名进钦即哲允，二子名任贤，女名爱生。任贤年纪比我大二岁，和我是好朋友。

我家住在这栋房子的东北部，与尧廷公为邻，我过继时，祖母还在，住AB二大间（如图）。我家四口（父母及一姨娘和三嫚，因无子，她是妈妈主动给爸爸娶的小老婆，即貽珑的母亲）住在CDEF四间，还有一个小厨房，实际上是个餐厅。冬季烧煤火取暖，有时也做点菜，挨近居室，可见图二。爸妈和我住F室，和三嫚住C室，D是爸爸的书房，也接待客人。E是储存室，也是妈妈的娘家女伴淑贞嫚的卧室，住的并不宽松。爸爸的兄梅初公已去世，留下儿子叫彭龄，有两个儿子习传与伯雄，两个女儿榴姑与椿姑。彭龄哥早逝，靠彭嫂嫂抚育二子二女成长。后习传和我同去山塘上小学，他比我大两岁，我又比伯雄大了3-4岁，和他的大姐姐榴姑同年。彭嫂嫂一家就住在GHIJ四间里，J也是一个餐厅兼小厨房。K标志的那几间侧房，原无人住，有一间彭嫂嫂用做厨房。后来祖母去世了，AB两大间房我们两家各分一间。彭嫂嫂的儿子二人先后结婚，她让出了GH两间给儿子媳妇住，并占用后面K一带的3-4间房子，才将

原祖母住的那一间房子，让给我们用。这两间实际上成了公用客房。因我父亲的亲戚朋友还是较多的，后来也成了我的客房，此是后话。

至于大厅堂西边的房子以及后建的西园均归煦垣五爷那一房即第四房所居。住在我家对称房间的是燮廷八爷，住在和彭嫂嫂对称房间的为羲仲四爷，住在和尧廷九爷对称处的为汉廷满爷，（湖南习俗叫最小的儿子为满子，即十一爷）。住在西园及附近建筑物的则是符廷十爷，这都是煦垣公的后代。石仙公尔昕公均无子，也是煦垣公的儿子过继的，即尧廷九爷和次昭三爷。菊花别墅的东边为次昭三爷的后裔住。我见过面的有次昭三娘，我叫她三祖母，单传一子叫鸿程，鸿程排行第二，有一子叫继善，有二女一叫玉芽一叫蕴玉。鸿程早死，我叫鸿程二娘为二婶。继善娶亲后生有二女即弄环弄璋。继善早死。曾过继一子叫承绪，和继善妈不和，长大后自己外出谋生。现在听说已迁居岳阳市当铁路工人。我祖父辈的排行兄弟数符廷十爷子女最多。共十人，老大名德辉、次湘锺、三民楫、四桂馨、五杰昌、六海仙、七耀闾。汉廷十一爷无子，由桂馨庚桃。燮廷八爷无子，由海仙庚桃。自己还有五个儿子。羲仲四爷有一子叫承嗣，当过教师，亦甚潦倒。

以上是菊花庄、菊花别墅二宅的居住情况及人口繁衍概况。因为我的童年及青少年将有许多事体涉及到这些人，也就凭记忆所及先做一个介绍。

二

我出生在菊花别墅西侧靠近大厅堂朝南的两间房子里。我家兄弟姊妹六人（二哥夭折）都出生在这里。我三岁以前住在标有“M”字的房间里，和出生的父母同房。三岁以后过继给从堂伯父寿松公，就住到菊花庄去了。由从堂伯母曾亭一抚养

我成长，一直到她去世为止，都和她住在一起。所以三岁以后改称寿松公为爸爸，曾亨一为妈妈。反而叫生我的父亲唐初公为寄父，生我的母亲刘诚玉为寄母。过继时，我还有两个哥哥易耕、易耘，两个姐姐端宝和清宝。他们上学后都用李家宗族规定的“贻”字辈名字。两个哥哥叫贻谦、贻复，两个姐姐叫贻端、贻清。按当时重男轻女的封建习俗，儿子都取三个名字，即本名、辈份名和别名。我出生后的本名叫李易籽，辈份名叫贻颐，别名叫什么已忘了。过继到寿松公名下，改本名为李思皇，辈份名为贻长，别名为祖年。我家乡人都叫我思皇，念小学时也叫思皇。后来念初中插班才改名为李贻长，念高中跳班又改名为李飞，这是我祖传名字的习俗。名字都由父亲取名，如果祖父在，为了尊重他，也可由祖父取名。我的名字先后由生父与养父取的。李飞这名字则是我自己取的。至于以后还用过笔名和假名，以后再说。

我出生于1921年12月12日，这是现在的户口本上及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日。实际上有差错，按阴历（农历）计，我出生于民国十年农历辛酉年十一月初五日卯时，套算公元纪年的阳历，应该是1921年十二月三日晨七时。解放后，户口转来转去，不知何处出了毛病，变成了12月12日，要改变很麻烦，好在这双十二好记，也就未再改了，沿用迄今。不过，我对这个1921年也还存疑，因为我手边还存有一张高中毕业文凭。我毕业于1942年湖南私立文艺中学，校长是湖南著名教育家，曾任湖南大学校长的曹典球。这张文凭是用李飞的名字。但我曾经考取过重庆的中央政治大学的新闻系，把文凭上的名字中间添了一个字，即改名为李逸飞。这张文凭上记载我的年龄是十八岁。如果按1942年减18年推算我的出生年份，应该是1924年，即现在这个年龄比我的高中文凭记载年龄大三岁，为什么会有